

青年
文学

长篇小说书系

首部深度披露中国股市内幕的长篇小说

坐庄

ZUOZHUANG

操纵与反操纵 监管与反监管

李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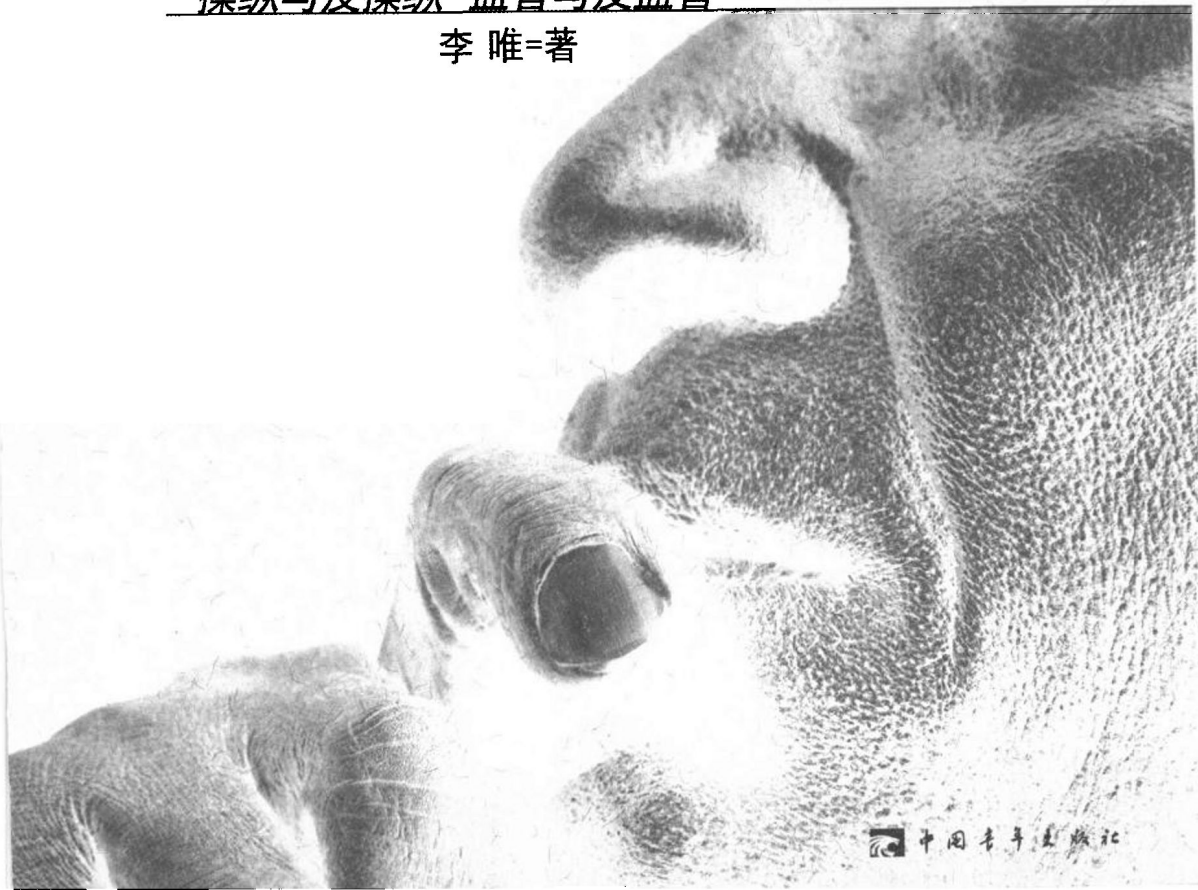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坐庄

ZUOZHUANG

操纵与反操纵 监管与反监管

李唯=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坐庄/李唯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592-4

I. 坐...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4892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465112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北京梨园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6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ZUOZHUANG



作者简介

李唯，国家一级作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发表有《腐败分子潘长水》、《看着我的眼睛》等长、中篇小说多部，荣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上海市优秀中篇小说奖等。为《美丽的大脚》、《黑炮事件》、《谁说我不在乎》等电影、电视连续剧的编剧，荣获五个一工程奖、电影金鸡奖、华表奖、夏衍电影文学奖、电视飞天奖等。

目 录

第一章 1

一个亏钱的股东跳楼自尽，使一心要当操盘手的肖可雄不禁感叹：是命运无情，还是股海残酷？

第二章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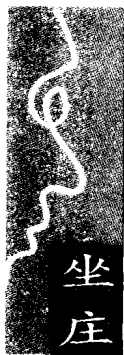
庄家用一个亿的产品去填海，使上市公司业绩良好，把一只垃圾股做成绩优股，诱骗股民们大量跟进。

第三章 35

要对昔日的恋人实施苦肉计，肖可雄想，这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自己一手酿苦酒一手端来喝？

第四章 51

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相互残杀往往还要加上虚伪的掩饰；人远不如动物可爱，因为动物吃动物是直接和透明的。



第五章 71

逮着坐庄机会就要疯狂地赚钱——一千万，既能医治心灵的创伤，又是一种修复夫妻关系的凝固剂。

第六章 87

一个优秀的操盘手，必须心如古井，情如死灰，不能把操盘的内容向任何人透露，包括父母妻儿和好友。

第七章 112

庄家一敲键盘，股价连续暴跌五天——人世间有几出悲剧上演，几多生命消失？

第八章 128

为了个人赚到一千万，让公司亏掉九千万而不惜付出人格尊严和肉体，甚至婚姻。

第九章 140

在股市里联手坐庄，如果中规中矩，那么在社会的花名册上就不知要删去多少百万富翁。

第十章 155

股票涨了，唱歌吧：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干了这杯酒，忘掉那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

第十一章 175

庄家相互勾结，在造假尚未露馅之前赶紧操盘出货，致使股价直线下跌，如同雪崩。

第十二章 189

前妻刚毁于股市的死亡陷阱，肖可雄又利用情人布置了置人死地的机关。

第十三章 200

一个操盘手爬到了高峰，即使猛摔下来，也比原本就陷于低谷里被折磨死来得痛快！

第十四章 222

在强大利欲的驱使下，庄家铤而走险，又声东击西，企图蒙骗执法部门，诱使股民入套。

第十五章 236

肖可雄站在那幢曾到手的别墅前一动不动，像是对自己操盘生涯的无奈告别，又像是凭吊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岁月。

第一章

一个亏钱的股东跳楼自尽，使一心想当操盘手的肖可雄不禁感叹：是命运无情，还是股海残酷？



坐庄

丁晓蕊正要起床，却被肖可雄的双腿夹住了。丁晓蕊揪揪他耳朵，用一种含着柔情的顽皮声调说，这种事不能当饭吃。今天是去单位报到的第一天，该起床了。

“正因为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所以，你要给我力量。”

“没羞没臊，这就是力量啊？”

“对，是力量，你是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当丁晓蕊看到他眼神里的真诚和爱意时，便不由自主地瘫软了……

两人折腾完，收拾停当，再约上朋友张大江，便一同赶往证券营业大厅。大厅内是一派富丽堂皇景象，令三人明显感到了震撼。

丁晓蕊不由地慨叹道，“这粤兴证券真是个好单位啊，一看就是财大气粗，可雄你在这儿可得好好干！”肖可雄搂住丁晓蕊，不无得意地说，“你要去的银行也不错啊。”

丁晓蕊走后，肖可雄和张大江继续兴奋地观望着。

一支奇异的队伍从门外进来，共十几人，每人手里都抱着一只沉甸甸的皮箱，领头的是凤林乳品厂的厂长老娄，老娄领着众人抱着皮箱直接向大厅一角的营业柜台走去。营业柜台前正在值班的是公司业务部经理曲艾艾，这是个漂亮但野气十足的年轻女人。老娄指着那些箱子对曲艾艾道，“经理，我

都带来了，找个地方您点点吧。”

于是，曲艾艾领着老娄和他的属下抱着箱子走进了旁边的一间屋子。

肖可雄低声问，“这么多箱子，是什么呀？”

张大江难掩好奇之心，说要不咱过去偷偷看看。

一会儿，两人就走到那间屋子前，隔着门，偷偷向内窥望着。屋内老娄指挥着手下把箱子里的东西取出来放在桌上：全是钱，小山似的一堆！老娄正讨好地对曲艾艾说，“经理，我跟你们丰总说好了，你们做的通达橡胶那只股，丰总同意让我也小掺和掺和，这是我的参股资金，两千八百万。”

曲艾艾淡然一笑，叫营业员过来点那小山一样的钞票。

老娄有些着急，“经理，这是两千八百万啊，您能不能多派几个人点？”

曲艾艾不耐烦了，“这么一点钱你还要让我派几个人呐？都像你这样，我们公司不是要忙死了！”

而门外，肖可雄禁不住惊叹，“我操，全是钱呐！两千八百万，才是‘这么一点钱’！哎，大江，这么多的现金，他怎么不用转账支票呢？”

张大江也很激动，低声说，“你别嚷。看见了吧，这就叫坐庄！这就是股市里的庄家，这就是股市大腕！至于为什么用现金不用转账支票，我也是听说的，有些庄家的资金来源是很保密的，那些钱的来路庄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用现金当然要比用转账支票不留痕迹了，证券界有个规矩，是不能问别人的钱是从哪来的。总之，一句话，可雄，你从今天起算是掉到金矿里了，你没事偷着乐吧！”

肖可雄满脸绯红，兴奋不已。

张大江推推有些忘形的肖可雄，依旧低声说，“你有一天也当了庄家，可别忘了我啊！股市里有句话叫跟庄，就是说炒股你得跟着庄家走，像我这样炒股的散户小股民做梦都想认识坐庄的，股市都是庄家在操纵着，庄家只要给你指一回道，你做成一票那就是不得了了数！可雄，真到了那一天，你可一定得帮我！”

“那还用说！”

“股市开盘了，我得赶紧忙乎我那些股票去，我走了。你好好干吧！”

张大江说罢，匆匆离去。肖可雄正欲离开时，曲艾艾恰好从门里走出

来,见到肖可雄,不悦地问,“你是谁呀?在这看什么?”

肖可雄拘谨地,“我,我是来报到的。请问公司人事部在哪儿?”

曲艾艾正欲以她一贯的傲然语气说话,一看面前的肖可雄是这样一个阳刚四射的小伙,眼神里立即露出饶有兴趣的神采,“你是?”

“我叫肖可雄,是财经学院的研究生,刚毕业的。”肖可雄急忙答。曲艾艾笑望着肖可雄,突然道,“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啊?像垃圾股似的,一脸难看的曲线!”肖可雄愣了,脸也红了,不知该怎么说,因为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他长得难看。曲艾艾随即又咯咯地笑起来,“逗你玩呐,你长得挺阳刚的,像个男人,你是绩优股!”

肖可雄红着脸也笑了。

“有对象了吗?”曲艾艾问。

肖可雄脸更红,不知该怎么说。

曲艾艾又道,“你看我怎么样?”

肖可雄一愣,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曲艾艾逼问,“说呀,我怎么样?”

肖可雄被逼无奈,只好说,“你挺好的,你这么漂亮……”

曲艾艾说,“那你晚上约我吧,约我吃饭,吃完饭,你说上哪儿我跟你上哪儿。”

肖可雄瞠目结舌,他从未遇到过这么放野的女人,红头涨脸地说不出话来。曲艾艾哈哈地笑起来,“逗你玩呐。看你吓的,真是个好老实孩子!不逗你了,人事部在二楼,管人事的副总叫薛淑玉,你直接找薛副总就行了,你去吧。反正以后我们就在一个单位了,会常见面的。”肖可雄这才如释重负地向楼梯上爬去。

曲艾艾饶有兴致地望着他的背影。

这时,老娄从门里走出来,看见了曲艾艾,笑道,“经理,你是不是看上这小伙了?我看他也不怎么帅嘛!”曲艾艾对老娄的趣味显出明显的不屑来,用一种见多识广的口吻说,“你懂什么!男人的魅力在于味道。这孩子就挺有味道的,不漂亮,但特阳刚,一看就很厚重,我喜欢有厚重感的男人,像F4那种大花瓶似的男人白给我都不要!就是不知道他实际内容怎么样,哪天

我得试他一试。”

肖可雄来到薛淑玉办公室，毕恭毕敬地站在她面前。薛淑玉低头看肖可雄的档案材料。这是个温良贤淑秀丽的中年女性，是那种初次见面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的女人。看完材料，她热情地说，“哦，财经学院的高材生，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我们粤兴证券。公司有很多工作岗位，小肖，你想干什么啊？”

肖可雄不好意思说，只是嗫嚅着。

薛淑玉愈显亲切，“说吧，能帮助我尽量帮助你。”

肖可雄得到了鼓舞，鼓足勇气，“我想当操盘手！”

薛淑玉笑了，“到底是财院毕业的，内行。操盘手是证券公司的灵魂，他在瞬间就要决定几千万几个亿在股市的进进出出，股市瞬息万变，公司赚几个亿或者赔几个亿，有很多时候就在操盘手的一念之差上，有很多人熬了一辈子也当不了操盘手。当然，这个行当赚钱也很多，风险大，利润就大嘛，这也是吸引很多人想要得到这个岗位的原因。小肖啊，你一个刚来的新手，你认为公司会把这个岗位给你吗？”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我会从最基层普通的工作一点一点地做起，直到最后站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定要站在这个岗位上！”

“好，有抱负就好。但你要扎扎实实，兢兢业业，谨谨慎慎，你要明白，任何一点过失都会让你永远也得不到这个岗位。”

“我明白。我会这么做的！”

“好，你去让办公室的人领着你先熟悉一下公司，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再通知你。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

肖可雄的声调里满含感激，“谢谢薛副总！”

薛淑玉平和地，“别叫我薛副总，叫我薛姐吧，公司的人都这么叫我。”

肖可雄朝这位极具亲和力的大姐上司鞠了一个躬后，离去了。

刚到楼道上，两个公安民警把他给堵住了。一个民警问，“你叫肖可雄？”

“是啊。”

“你的手机号是 13602012089？”

“是啊。”

“你涉嫌嫖娼，你被刑拘了。”

肖可雄如雷轰顶，“你们误会了！肯定是搞错人了！”

话音未落，肖可雄已被戴上了手铐。他略略挣扎着，仰头哀求，“你们千万别这样啊！今天是我第一天来单位报到上班……”

薛淑玉听到响动从门里出来，见到民警和手铐，一愣，“这是怎么了？”

民警问她，“这是你们的员工？”

“是啊。”

“他嫖娼，被拘留了。”

肖可雄急得汗如雨下，“薛副总，薛姐，你别信他们的！这是误会，误会……”

民警冷笑一声，不容置疑地说，“误会不了，就是你！走！”

到了公安局审讯室，肖可雄面如死灰在地上蹲着。

“肖可雄，给你的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把罚款给你送来。”

“我父母都在外地，我是外地学生毕业留在这里的。”

“本市还有什么亲属？”

“我就有一个女朋友……”

“那给你的女朋友打电话，让她把钱送来。”

“我不会给她打电话的！你们就是枪毙我也不会给她打电话的！我很爱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嫖娼？”

“没有，我没有嫖。”

“你还嘴硬！告诉你，这都是那小姐交待的。你要是跟她没干那种事，她怎么知道你叫肖可雄？怎么知道你的手机？那么多的男人，她怎么单说是你呢？”

肖可雄一下傻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罚款必须要交，否则加重劳教处罚，那就不是半年的问题！自己考

虑。”

肖可雄哀声说，“我有个朋友叫张大江，打电话叫他来行吗？”

“只要能交上罚款，你打吧。”

肖可雄摸出手机，跟张大江说自己出事了……在河西公安分局……叫他赶快过来。民警怀疑地问，“他会来吗？”

肖可雄肯定地答，“绝对会来！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街坊邻居，他是从老家到这里来办公司同时还炒股，对我的事，他没说的！”

一会儿，张大江赶到了。

“你俩商量一下吧……罚款今天必须交上！给你们十分钟时间。”

民警走后，肖可雄哭丧着脸说，“他们把我抓起来了，说我嫖娼，要劳教半年，还要罚款五千。”张大江气笑了，“你一个书生，咋也干这种事呢？”肖可雄说，“我不记得我干了那种事呀！现在想起来了，那时十几天以前，我们不是毕业了嘛，大家都挺高兴的，我们宿舍有个叫李霄晨的，那天他表哥也来了，那表哥挺有钱的，请我们全宿舍的男生到夜总会去玩，说我们苦熬了几年，该去疯狂一下了。到了夜总会，那表哥给我们每人叫了一个小姐，我当时不想要，你想我那么爱丁晓蕊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呢？但碍于面子，我又不好推辞。他们在那儿和小姐疯闹，我就跟那小姐聊天，那小姐挺会说话的，也有文化，她还是电大毕业的，我们聊得还挺好，她跟我要电话说以后跟我联系，我想也没想就写在一张纸条上给她了。然后我们就喝酒。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我都喝糊涂了，醒来以后我就发现我已经睡在宿舍里了，不知道是谁把我架回来的。我真的是不记得是不是跟那小姐干了那种事了，但电话我肯定是给她留了。”张大江骂道，“你傻×呀给她留电话！”肖可雄流下泪来，声调低沉地说，“事到如今，那我就去劳教吧。大江，你先借我五千块钱，把罚款交上，等我劳教出来，我打工再还你。”张大江思忖不语。

肖可雄眼泪更加汹涌，“还有丁晓蕊，你去跟她说吧，反正也瞒不住。我跟她也算完了，这种事，哪个女人也不会原谅的……”

张大江开口道，“不行，你不能去劳教，你一劳教就彻底完了！”

“那能由着我吗！我能怎么办？”

张大江略一思忖，毅然地，“一会儿警察来了，你就咬定你没干，我就说

是我干的，那天我是跟小姐开玩笑，我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开玩笑地留给她了，我也没想到小姐后来能让逮着能供出我朋友来，我替你去劳教！我是个体户，我名声无所谓，你不同，你不能刚进证券公司就毁了前途！再说你还有丁晓蕊，我是光棍一条。”

肖可雄惊问，“那怎么行？”张大江断然道，“没时间了，就这么办！”

话音刚落，民警就进来了。

张大江抢先说，“同志，这事根本就是个误会，那天那事是我干的，我是开玩笑，把我朋友的名字和电话留给那小姐了，我也没想到她能让你们逮着能供出我哥们来，这玩笑开大了。我认栽，你们处罚我吧。”

民警愣愣地看着张大江。

肖可雄要开口说话，张大江暗地里狠狠捏他的手，让他闭嘴。

民警怀疑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

张大江一口咬定，“比珍（真）珠还真！”

民警盯着张大江的眼睛，似乎看出了什么破绽，一板一眼地告诉他，“你说了不算，那小姐现在就在我们局里押着，我叫她来对证。”

张大江和肖可雄面面相觑……

一会儿，肖可雄和张大江被带到另一间较大、设备也较先进的审讯室里，脱去上衣，光膀子靠墙站在白炽灯下。然后一个小姐也被带了进来。

“你好好辨认，这两个人是哪个？”

小姐看着肖可雄，似乎在回想……

张大江突然开口骂了起来，“臭婊子，你不认得我了？那天你跟我要八百，我二话没说就给你数了八张，你收了钱你又往出供我！臭婊子，等我出去我他妈撕巴了你！”

“你这个臭流氓！我撕巴了你！”

“嚷什么！你快说，到底是哪个？”

小姐的手毫不迟疑地指向张大江，“就是这个臭流氓！他嫖的我！”

似乎有个下台阶，民警走过去，从肖可雄手上取下手铐，给张大江戴上，并叫他交罚款五千。

“我没钱。我的钱都投在股市里，现在都被套住了。”

“不交罚款就要加重你的劳教处罚！”

肖可雄忙道，“我替他交，我替他交！”

“那好，你回去拿钱马上送来。”

肖可雄却又万般为难地说，“民警同志，您看，我刚参加工作，没钱，我不能先打个欠条？我有了钱一定马上送来！”

“你把公安局当什么了，在这儿还能赊账啊？”

肖可雄急得额上汗淌。

这时，走进一个人来，令肖可雄大惊——薛副总！

薛淑玉依旧那样极具亲和力地对肖可雄笑笑，无声地从包里拿出五千元钱，“民警同志，我是肖可雄的领导，这是他替这位朋友交的五千块，您点点。”肖可雄万分惊愕，张大江也是一脸惊愕状。薛淑玉体贴人意地对肖可雄说，“我在外面的车上等你，有什么话咱们回去说，你跟你这位朋友告个别吧，我想你也有话要对他说。”薛淑玉离去后，肖可雄凝望着张大江，万千滋味，哽咽着。张大江说，“没事，半年我就出来了。可雄，好好干吧，你一定得争取坐庄，当大庄家。”肖可雄宣誓般地说，“你放心，我一定，一定……”

出了公安局，肖可雄和推着一辆旧自行车的薛淑玉并排在路上走着。

肖可雄羞惭地问薛淑玉，“您怎么想到……要来保我呢？”

“你被警察带走以后，当时我想了一下，马上就在公司跟人借了钱也跟着来了，我原想给公安局交点罚款，能不能把你保出来，小年青嘛，一时冲动失足犯了错，不能就因为这么一点事把一辈子的前途都毁了。结果我赶到公安局，才知道你是冤枉的，正好就碰上那警察要你拿钱，我就替你交了，就是这样。”

“薛副总——”

“你叫我什么？”

“哦，薛姐，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我……”

“我有个小弟弟，也像你这么高，做事也是这么莽莽撞撞的，但是人很聪明，我一见你就感觉你也很聪明，你真是像我的弟弟。”

“薛姐，今后我就跟着您干了！您让我干什么，我绝没二话！”

薛淑玉笑了，伸出手摸摸肖可雄的头。

肖可雄胆子不知不觉大起来了，“薛姐，您就让我当操盘手吧，我一定要坐庄！我一定会干好的！”

薛淑玉沉吟不语。

“薛姐，我一定会做出大成绩来报答您的！”

“你上午刚走，业务部经理曲艾艾就到丰总那里去，指名要你，丰总同意了。公司的人事都是丰总决定的。曲艾艾说你们早上在一楼大厅见过面。”

“哦，是那个女的呀。她要我去干什么呢？”

“她要你去给她当助理。”

“一个业务部的小经理还要配助理？”

“曲艾艾的背景很深，联系很广，公司的许多大客户，几亿几亿的融资都是她拉来的，丰总当然得听她的。”

肖可雄哑然……

肖可雄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他和曲艾艾同坐一间办公室，时而闻到一缕缕香气，时而嗅着一股股怪味。但不管怎样，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不，曲艾艾坐在桌后的大班椅上，突然问道，“你听说过有女上司对男下属进行性骚扰的事吗？”

“好像小报上有报道……”

“我就是那样的女上司，你害怕吗？”

肖可雄吓了一跳，脸又红了，不知说什么好。

曲艾艾咯咯咯地笑起来，“我逗你呐，看你吓的。”

“经理，我这个助理要做些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您让我做什么？”

“现在嘛，你去我家陪我打扑克吧。”

肖可雄以为自己听错了，“我的工作就是陪您打扑克？！”

“对，这就是你今后的工作之一，我喜欢打牌。”

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肖可雄还是跟随曲艾艾来到了她家。

家里富丽堂皇，令肖可雄目眩。工艺品架上摆着琳琅满目的物件，顺手拿起一件工艺品观赏着，跟进来的曲艾艾的私人司机小刘见状，忙道：“小心点！这小玩意儿，八万块钱呐！”使他吓了一跳，赶紧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

曲艾艾拿起那工艺品，“你喜欢？”

“是挺好的。不好的话也不会这么贵呀。”

“给你了。”

“您开玩笑！”

“我真给你了，你拿去吧。”

“您给我，我可真要啊，我正缺钱哩，我可转手就把它卖了？”

“这是你的东西了，你随便处理。”

“您不会平白无故就送我八万块钱吧？”

曲艾艾妩媚地笑着，“当然不是平白无故。肖可雄，你今晚留下来陪我好吗？”

小刘在一旁对肖可雄嘿嘿地笑，并不大惊小怪。

肖可雄脸涨得通红，“经理您真会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我是说真的。我是一个很透明很直率的人，我从来都是很直率地说出我的要求和感觉，我从来不假模假式的，我就是喜欢你。”

小刘插话了，“我给经理开一年多车了，她这人说话从不拐弯儿，啥都敢说。而且，只要是她喜欢的人，啥东西她都肯给，真的！”

曲艾艾追问，“你愿意吗？”

肖可雄的脸憋成了紫色，忍无可忍，叫起来，“我操你大爷的！”

“你骂我？你一个研究生说话怎么这么粗！”

肖可雄边走边厉声道，“我他妈还想抽你呐！我告诉你，我需要钱，我很需要钱，我天天都想着怎么能赚到钱，但我不卖我自己！操你大爷的你给我听清楚了，我不卖！我不在你这儿干了！我找丰总和薛总去，他们要不给我换部门，我哪怕不在这公司干了！”

“你给我站住！”肖可雄站下，气鼓鼓地瞪着曲艾艾。

曲艾艾望着他，一笑，“你果然还真有些内容。你以为我是逮着个男人就要拉他上床的人啊？美的你吧！你做梦！我还偏要让你在我这干！”

肖可雄冷冷地看着曲艾艾，心里不是滋味，突然想起丁晓蕊，手机恰巧响了，他急忙拿起来接听，正是丁晓蕊的声音，“可雄，我下班了，我现在在麦当劳门口哩，今天第一天上班，你要请我吃麦当劳，我好久都没吃了……”